

無望村的節主

■ 開明文學新刊 ■

無望村的館主

季 孟 著

無望的村館主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出版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再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著作者

季 孟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小 引

「車夫，我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這很難說，先生。」

「你知不知道我們大約還有多遠？」

「我不知道；我想我們至少還有三十五里。」

「可是你早晨答應我我們今天晚上趕到的？」

「天不作美，先生。這樣大的雪——他要我們攔在路上，就是我答應過你也沒有辦法。」

「那麼我們走快一點好嗎，這樣我們要凍死了。」

「你看這樣能走快呢？我們連路都看不見。」

「你能不能打幾下你的牲口？我看得出的，你不是在打牠；你只是用鞭撻摩牠。」

「先生，我就是打死牠，我們也不能再走快了。喔！碰着這種天氣——你看牠全身都是汗，全身都是冰。喔，走啊！」

「我們真的要凍死在路上，車夫。」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見過一句俗話，先生。人家說一個人命中註定應該凍死，到了他跳到火海裏也還是凍死。」

以上是我跟我的車夫的談話，我們已經這樣談過無數回了。這正是臘月末，我準備回到家裏和我的父親過年。我們在河北平原上，大雪從上午起就在我們周圍飛舞着，盤旋着，好像要將我們埋沒，要將我們捲去。雪是像霧一樣毫不憐惜的降下來，將大路和田野填平。整整一個下午，我們在路上沒有看見一個行人，甚至沒有看見一隻鳥獸。雪使我們和世界隔開，有好幾回我們疑心我們業已離開大路，走到荒野上去了。我們僅僅在我們走過的地方看見幾棵小樹，幾座掩埋在雪下的荒墳。

我蜷縮在車箱裏，毫無主意的望着車夫的騾子。

「我們也許業已迷路了，車夫？」這是很可能的，你只要想一想北方臘月底的大雪，大雪中看不見路跡的荒野。

我的車夫縮着頸子，將手籠在袖子裏面，將鞭抱在懷裏，毫無希望的望着遠處。他的帽子上，披着布袋的肩膀上以及脊背上全堆積着雪。

「……」他沒有回答。

至於這騾子——我的車夫的騾子，這個好畜牲正不勝苦惱的在雪中掙扎，時

常好像要倒下去。雪不留情的向牠打下來，牠的樣子看起來比我們更沒有希望。牠的肚子底下和兩股中間都冒着白煙，大耳朵在空中樹着，像兩片荒蠻熱帶的一種花瓣。

看着這個衰老的畜牲使我們悲痛。牠的情況使我想起牠的命運，這種「拉腳的」畜牲的命運！假如這不僅是一種空想，不僅童話中才有，牠會思想並且曾經思想過，我相信牠早就想倒下，並且平靜的，比活着更能使牠快樂的睡在這北方的荒原上了。倘使牠能照着自己的意思倒下去，「唉，」牠將會嘆一口氣，「現在完了，這是多麼好啊！」牠——無人過問的在荒野上躺着，隨後風雪將牠埋葬，難道這不正是牠渴望的嗎？牠還活着做什麼呢？牠已經喫過大苦，已經用盡全部力氣，牠為什麼會不喜歡這種永遠的安息？

「我們現在究竟是往那裏去的呢？」我跟我的車夫說。「我相信我們真的迷路了。你記不記得這附近有什麼地方讓我們躲避？」

現在我已經不再希望回到家裏，只要有一個地方，一個小廟，一所草屋，甚至誰家的墳園都行，只要能替我們遮掩這一陣大雪，給我們一點庇護。

我的車夫仍舊毫不動彈的坐着。

「唉，先生！」這個可憐人僅僅嘆一口氣，他甚麼都不知道。

無盡的北方荒野和風雪包圍着我們，雪在我們上面和四周旋轉，空中漸漸的變成鉛灰色，漸漸暗下來，夜晚開始來了。除去呻吟着的車聲和牲口的喘息聲，我們聽不見任何聲音；雪遮斷了我們的視線，其先我們還能看見離開我們數十丈遠近的田野中丘墓上的小樹，現在是連這些也都看不見了。

我們都不說話，好像在等待一個結果。

「我們要到了，先生！」我的車夫忽然叫道。

「我們要到什麼地方？」

「一個莊子，先生。喔！一個莊子！」

「什麼一個莊子？」

我向前面望着，雪是一匹無際的白紗樣降下來，我什麼都看不見。

「前面不遠有一個莊子，」車夫吆喝着鞭打了騾子說。「你看那箇碑，還有那碑前面的井。」

在我們前面的確有一箇碑，並且不止一箇，往裏面去還有許多箇，牠們有的在地上躺着，有的已經殘缺，有的仍舊光光的站在空中。在牠們北面是一個荒場，上面生長着類似枸杞的小灌木，有些地方從雪下面突出來，另外地上還有一口大鐘。這無疑的是一座寺院的遺址。

「要是我記的不錯，先生，」我的車夫接着講，「我們就要到無望村了。我想它叫無望村，七年前我到這裏來過。這莊子上有一個財主，一個玩戲班子的，一個敗家子！有一次他病了，我把他送回來。」

「你敢擔保是無望村嗎？」

「我敢跟你打賭，先生。」

我的車夫十分快活，你可以想像當人們在絕望中忽然得救的情形，他興奮起來，同時話自然也多起來了。我——也許比他還要快活，雖然是我們走錯了一點路，我們離開了我們應該走的路線。但這有什麼關係呢？今天我們有一個地方過夜，我們不致凍死在荒野上，甚至不至於挨餓，這就是我們要求的全部。況且無望村，它曾經被人們編成種種故事傳說着，散佈着，在我的少年的腦子裏塗上種種不經的荒誕色彩。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遇，這個無望村，我早就覺得我們有一天會遇着的，我早就在幻想着它了。

我的車夫極輕快的搖着鞭，同時他還向我講着他七年前所送的客人，那個無望村的宕子。

我卻什麼都沒有聽見。

比較大的樹木慢慢出現了，雖然牠們比我們看見過的任何村莊上的都小一

點，從牠們我們卻仍能看出我們是在慢慢走近村莊。這些都是樺樹，白楊或是柳樹，牠們慢慢的增多，慢慢的增稠密，從牠們整齊的行列看來，牠們被栽在這鄉下的路旁邊的年代還不十分長久。牠們還沒有長成足用的材料，因此牠們也沒有被人砍伐。

這個村莊不能不說是一個稀有的村莊。牠並沒有多少人家，僅僅是一個很小的莊子，最惹人注目的是一座大的老舊的地主住宅。牠幾乎占去了村莊的二分之一，在牠的左右，是許多矮小茅屋。

我怎樣來說牠——這座地主莊園的可怕——或是說悲慘情形呢？牠的蓋着雪的屋頂是東一座西一座的，沒有秩序的；你可以想像到他們中間有一部分是拆去了，有的還留着幾垛牆，有的牆壁被搗穿了。在這些悲傷的老屋周圍，用黃土築成的垣牆大部分已經倒塌了。然而使人最不能忘記的，卻是牠們沒有東西遮掩，全村莊都是赤裸裸的，令人覺得羞恥的，彷彿這裏曾經發生過一場大火，把甚麼都燒光了，人已經遷移了，連各種畜牲都逃亡了。

我們常常說，假如要估量一個村莊的盛衰，我們首先應該看牠的樹木。

「你看這莊子藍蔚蔚的，牠好像在生長，在冒着煙。」人們曾經這樣講過，並且直到現在還這樣講，這是一個真理，對於任何村莊都可以拿它評斷。

無望村——現在牠是幾乎連像樣一點的樹木都不見了。一種說不出來的荒寂，我感到一陣失望，一陣空虛，牠的情形使人覺得牠在許多年前就斷絕了煙火。現在我們已經走進村莊，在街上我們沒有看見人，只有雪從空中降下來。但是忽然間從路旁出現一個乞丐，我的意思是說他的模樣像一個乞丐，沒有人知道他先前在什麼地方。這個出乎意外的人頭上戴一頂開花毡帽，因為他上面的鈕子沒有扣上，可以看出他身上只空空的穿一件馬褂；在下面，是一條變成泥土色的，一條從膝部以下完全爛掉了的單袴。他的鞋已經沒有後跟，牠們交換着擊打他的光着的腳踝，並且每一步牠們都從後面掀起雪塊。爲了抵禦寒冷，他抱着臂膀盡量把頭往領子裏縮下去，他的在雪中蹣跚着的模樣像一頭駱駝，或者更恰當些說，像一隻鸞鷟，使人覺得他比完全赤裸着更加悲慘。

「這莊子上有餒牲口的地方嗎？」我的車夫用不大敬重的口氣問道。

「有，有；那邊有一個店。」那個男子向我們奔過來，一面瑟縮着回答。

車夫於是在空中打了一個響鞭，不久我們便在村莊頭上——在一個院子裏停下來了。這院子看起來正跟這個村莊一樣，牠們同樣荒廢，同樣沒有生的意向。庭院中間有幾根柱子，這無疑的是夏天搭涼棚用的，現在牠們光光的在雪中樹着，一任雪在牠們身上敲打。其中有一根下面放着一個極長的板桌，或者牠根本

不能稱爲桌子，牠只是在一塊大約有一丈五尺長的木板上鑿幾個洞，另外安上四條連鉋都不曾鉋過的木棍的東西。你可以想像——當沒有風雪的好天——偶爾這裏經過的販夫走卒就在這裏打尖。

這是一個鄉下客店。

它——這客店有三間構造簡陋的上房和五間同樣簡陋的廂房，人們一看就知牠們是在匆忙中蓋成，當初人們蓋造它們的時候並沒有經過計劃，沒有經過思考，匠人們也沒有用過心血，他們只是爲着應付急需把材料湊起來，爲着急需砌起牆壁，嵌進門窗，架上梁標。另外這客店還有一所廚房，一個敞棚，一個豬圈，最奇怪的卻是正朝着上房有一座戲樓。這個怪東西——說真的，我相信每一個客人都不免驚異，像旅行家當初望着古埃及的宮殿一樣發生疑問：當初人們爲什麼要把牠建築起來？人們可以看出這裏並不會演過戲，牠的被風吹裂了的柱子和檐飾還沒有油漆過，牠的遮斷前臺和後臺的隔壁沒有鑲上，人們自然也沒有地方去繪「天官賜福」。這時候上面正堆着許多柴草，令人起一種類乎走進鄉下的破廟的感覺。

當我們的車子在院子裏停下來時候，從廂房裏走出一個長工，同時卻從另一方面——從廚房裏伸出兩個頭，一個是將近四十歲的男的，一個女的。他們臉上

同樣驚訝，顯然他們沒有料到在這種天氣會有客人。

那個男子接着也從廚房裏走出來，他穿一件藏青棉袍，上邊著一件黑直貢呢馬褂，腰裏束着極板整的腰帶，頭上戴着一頂絨線編結的帽子，拉下來的時候可以將頭全裝起來，像一個布袋一樣。他的身材是相當高大的，臉上剃的很光，眼眦上有一個小疤。我猜想他就是店主。他的模樣使人想起所謂鄉下光棍，就是那種有幾分狡詐，極講面子，一面又喜歡佔一點便宜的好漢。

「你們從哪裏來呀，客倌？」他向我們大聲招呼。

車夫卻很不高興的從旁邊答道：

「順德府！」

「哦！順德府；怪不道車帷子上都是雪。」

店主笑着向我看了一眼，然後我們走進上房，同時也就是店主的臥房。這房子外面的兩間和裏面的一間隔開，從下面可以望見被煙薰黑了的屋頂，一排一排好像骨骼似的椽條和樑木。房子中間擺一張蒙着油垢的八仙桌，（牠令人厭惡的在薄暗中發光。）上面供着財神。此外是一張足足可以睡三個人的彫花大牀，一個沒髹漆過的板桌，幾把極考究的太師椅子。

（請你不要驚異，這些怪東西——太師椅子和彫花大牀，你只要想想你就會

相信牠們無疑的都是一個破落主子賣出來的舊物。」

我站在這個絲毫不能讓人感到安慰的房子中間——在這裏你一開始就聞見一切鄉下客店裏的特別氣味，灰的氣味，雞的氣味，草的氣味，潮溼氣味，油膩氣味，最後再加上空虛和淒涼，一種令人無從訴說的情調，一種衰落——旅行在內地時到處可以看見的衰落和闌寂。

「辛苦了，先生。」店主向我做出一個又愚蠢又狡詐的笑臉說。

說實話，我厭恨一切這種同類的口氣，你聽起來它好像是一個村長在招待過境軍隊。

「你有劈柴嗎？」我很不快活的問他。

「有，有，」他答應着從門後拿出一堆棉柴，另外又拿出幾塊極大的樹根。

「這種天氣，先生，出門真夠瞧的！」

我們不必再聽店主的主的歎息，五分鐘後所有的不快活幾乎完全離開我了。我開始感到我是在一個鄉下的小店裏；在這種客店裏，這種情形任何人都能想到，「請你稍微受一點委曲，先生。」但是請不要埋怨，我們不是在令人絕望的曠野上，雖然大雪仍舊包圍着我們，我們卻不必為我們的睡覺擔憂。

我坐在椅子上向火，火焰一閃一閃的在我前面跳動，被雪打溼的樹根可愛的

吱吱叫着，爆炸着，摧人流淚的冒着煙，雪很快的在裂縫中融化。一種困倦開始占領了我；我什麼都不想了，什麼新年，什麼老家，什麼風雪，什麼無望村，什麼「先生，你稍微受一點委曲……」全都遠遠的離開我了，它們好像跟我根本沒有關係。

正在這時候——就在我感到溫暖和疲倦的時候，我看見我們先前在無望村街上碰見的乞丐，他正幫着車夫和店裏的伙計將車子推進敝棚，無疑的他希望得到幾個酒錢。我望着他們放好車子，接着他穿過院子，仍舊跟先前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一樣抱着臂膀，很快的向上房跑過來。他的身上全是雪，帽子上，肩背上，袴子上，腳上，他並不打掉它們。

這個可憐人像發瘡疾似的抖着。他在門口站了一站——沒有一個人招呼他，沒有一個人理他，好像根本就沒有人看見他——然後他向火堆走過來。

「嘎！」他嘴裏發出聲音，表示他十分寒冷，剛才在外面受了大苦。

說着他就在我旁邊蹲下去，他很快的伸出手，一直把牠們送到火上。

現在我已經能將這人看清楚，他的瘦弱的手上和腿上，他的像臘一樣黃一樣透明的臉上，尤其是鼻子兩邊有着很厚的泥垢，正像油坊的燒火夫，牠們完全把他蒙蔽起來了。他的手和腿是說不出的醜陋，並且是龜裂的，上面裂開許多小

口，淡黃色的血水正從裏面沁出來。但雖然是這樣醜陋，雖然他已經幾乎完全被煙垢蒙蔽起來，你仍舊能看出他的皮膚的細緻，你仍舊可以看出他是被溫暖的柔軟衣服包着長大起來，他的手決沒有掘過地，他的腿也沒有在田地裏用過力氣。他的眉是又濃又長，他的臉上看不出隆起的肌肉，沒有深刻的皺紋，他的被包圍在稀疏的黃鬚子中間的嘴很薄很小，他的耳朵跟貝壳一樣可愛，即使牠們被風雪和飢餓和灰塵摧殘了，完全不是原來的樣子了。

他的腿——光光的露在外面的腿不住彈抖。

「嘎！」他的嘴裏第二遍發出聲音。

他並不看什麼人。

「他是做什麼的呢？在這時候，他從大風雪中來。」我懷疑的看了看店主。店主正在火前面蹲着吸煙。他從眼角裏向那可憐人瞥了一下，極輕的，同時也極看不起的，他的神情很不愉快。

「你來做什麼？」他忽然向那人問。

那人並不馬上回答。他默然望着火，雪和冰在他頭上融化，水一直流到他的臉上。白色的蒸汽從他身上冒起來，從他身上散佈出一種令人嘔吐的腥羶和類似油膩與糞便混合起來的臭味。接着他把顫抖着的手縮回去，用手背抹去快要滴下

去的鼻涕。

於是他勉強做了一個笑臉，樣子很羞慚，好像他很抱歉。

「來看看你呵，胡大海。」他停了一停說，他的聲音很低。

這個五百多年將近六百年後的現在的胡大海皺了皺眉，顯然他對於這話並不滿意。

「前天你剛來過，難道你記不得了？你不看見這裏有客人嗎？」

那人仍舊羞慚似的向火笑着，彷彿說：

「可憐可憐罷，胡大海，你知道外面下着這樣大雪。不錯，前天我才來過，我並沒忘記，但是這種天氣，你有什麼辦法呢？」

不過他的臉上並沒有乞憐情形，他的笑是不得已的，冷淡的，好像他有什麼一種把握，一種——你在一切走在絕路上的人所能看見的那種衰敗的聽天由命的神情。又彷彿說：

「你無論怎樣都可以，你可以隨便怎樣作，這是你的權利。我不跟你爭論。你看着辦好了，反正我不走了，你趕也趕不走了。」

店主——胡大海用樹枝撥火。然後是一陣沈深的靜默。

「去，去！滾你的！」

胡大海忽然惱怒的向門外揮着手，好像預備走出去似的站起來這樣罵。

「你今天來，明天來，姓胡的又不是你老子，我前世欠着你嗎？」

我以為這裏將有一場爭吵，然而事實卻又意外的平靜。這被驅逐的人仍舊笑着，不過更勉強了，更冷淡了，從他的無恥的臉皮下面彈動着一種激動，一種惡意的嘲笑。

「胡大海，」他用一種悲嘆的口氣說。「爲人千萬不要忘记本，你想想七八年前，那時候你敢不敢說這個字？你也想想你是怎樣過來的，誰把你提拔起來的？你怎麼置這份家業的？難道我對你們就沒一點好處？」

現在只消一想就會明白，胡大海是完全被激怒了，正像被人揭穿最不名譽的事情一樣激怒了。他的臉色很快的黯淡下來，眼裏冷冷的閃着憤恨。

「七八年前是七八年前，」他大聲嚷道。「那個時候你是大爺，你有地，你有錢。可是現在，現在是現在，你把家業蕩光了，你舒服過……我拿錢我給你辦事，你對我有什麼好處？你要講良心嗎？你要講良心你應該先問問滿天飛是怎樣死的！」

這個可憐人仍舊笑着，你怎麼能讓他知道一點自尊或是生一點氣？從他身上，在這時候你才看出那種對於人生的真正冷淡，那種毫無希望，對於一切戟刺